

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

前言

陳大康

提起上海，人們常會認為這是鴉片戰爭之後才開埠的城市，經濟雖是發達，但缺乏深厚的歷史積澱。這種認識其實包含着雙重誤解。首先，今日的上海固然由剛開埠時的那個縣城發展而來，但兩者之間已有明顯的質的差。上海原是松江府的一個縣，現在府治所在地華亭則成了上海市的一個區，原先的上海縣，以及青浦縣、嘉定縣、寶山縣以及南匯、奉賢等縣也都成了一個個現在上海市的區。我們的觀念須相應地隨歷史的迅速發展而更新，即不應停留於原有的行政區域的劃分，而應從自然融合而成的大上海的概念出發去面對現實。古華亭的歷史其實就是今日大上海歷史的一部分，決不能再狹隘地將上海理解為一個半世紀前的那個小縣城。其次，由此出發，我們就應該承認上海地區有着悠久的歷史。早在六千多年前，此處就已出現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與良渚文化，春秋時期就已有長水縣的建制，秦代又建有由拳縣，而華亭縣則建於一千二百五十餘年前的唐天寶十年（七五一），雖然『上海』作為行政建制的命名只有七百餘年，但這個地區的歷史却是十分悠久。

據史書記載，自三國吳以來，上海地區涌現了大量的杰出或重要的人物，如晋代的陸機、陸雲與張

翰，南朝陳的顧野王，唐代的陸龜蒙，元代的楊維禎、陶宗儀等；明清兩代尤甚，赫赫有名的人士就有袁凱、徐階、陸樹聲、董其昌、陳繼儒、陳子龍、夏完淳、錢大昕與王昶等人。至於進士，恐怕誰也不會想到歷史上上海地區就出了近千名，而僅明清兩代松江地區則有四百五十七名（其中狀元四人、榜眼五人、探花四人），數量為全國第三；若僅計明代，則躍居第一，這是中國歷史上不多見的人文景觀。無論是閹相、尚書、侍郎或各省布政使、巡撫，乃至知府、知縣，上海籍的進士足跡幾遍天下，許多重大政治事件中都有他們身影出沒，這也是中國政治史上不多見的現象。這些史實，可惜今天大部分上海人都不清楚，如山西人或河北人讀《三國演義》，見關羽或張飛即豪氣百丈，然而上海人對彝陵之戰却鮮有興奮感，蓋不知這位使諸葛亮頭疼，
將 劉備趕到白帝城托孤的陸遜，原來竟可算是自己的老鄉，西晉大文學家陸機、陸雲即是其孫。

無庸諱言，這些人中既有在官場上縱橫捭闔，扶搖直上，聚斂錢財又不擇手段的徐階，也有縱子作惡，以致豪華家宅被憤怒的民衆包圍、焚毀的董其昌，但不少人留下了值得稱道甚至應該歌頌的事。如在明代，陳詢、唐志大、唐昌世、包孝、吳 與姚體信等人不願與權貴結黨營私，或動真格克振風紀，甚至抨擊權勢熏天的宦官王振、劉瑾等人，因而被貶職、罷官或下獄論死；嘉靖帝迷溺於長生不老之術，身為禮部尚書的孫承恩却拒絕主持祭祀活動，兵科給事中袁世榮更當面批評嘉靖帝，在殿堂上被杖 官；過瞞、吳黼與曹時中等人不願與污濁黑暗的官場沆瀣一氣，干脆拂袖而去；楊繼盛因彈劾嚴嵩遇害時，朝廷百官在恐怖氛圍里噤若寒蟬，但志氣凌厲的張烈却敢赴刑場送行， 作《正氣歌》以示抗議。明清鼎革之際，陳子龍、夏允彝、侯峒曾、張肯堂等人為抗清而壯烈犧牲，張采之、張若義等

人則服僧衣度過餘生，崇高民族氣節與強烈愛國主義精神更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文化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上海地區的文人們也可謂是群星燦爛，他們留下了極為豐富的作品，陸機、陸雲、陸龜蒙諸人之於文學史，陳繼儒之於俗文學史，董其昌之於美術史，王圻之於史學史，錢大昕、王昶之於學術史，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又如提及小說史，就不可不提及宋懋澄，大家都熟悉馮夢龍描寫愛情、婚姻的作品《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可是這兩篇名作却是根據宋懋澄的文言小說《珠衫》與《負情儂傳》改寫的。若要羅列歷史上上海地區的文人對傳統文化發展的貢獻，那就恐怕得開出長長的清單，人們一提起那些人物就會肅然起敬，只不過沒想到他們竟是上海人。

自東晉與南宋中國歷史上兩次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南遷以來，上海地區與江浙地區一樣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到明末時，松江府已與蘇州府列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其時，現屬上海的松江地區是全國紡織業中心，故而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二稱『織造尚松江』，徐光啓的《農政全書》卷三七也言：『吉貝（棉花）則泛舟而鬻諸南，布則泛舟鬻諸北。』葉夢珠在《閩世編》卷七中談及明末各地商人來松江購買棉布的盛況時則說：『富商巨賈操重貲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兩，少亦以萬計。』經濟史學家研究明中後葉經濟發展時，常愛引用範濂《雲間據目鈔》卷二中的兩則例子：原先 鞋業數南京發達，可是自萬 以降，這一地位為松江所取代，大批宜興 鞋工人來到松江，『列肆郡中幾百餘家』；嘉靖時人們還習慣於穿鎮江生產的襪子，但到了萬 時，松江『故郡治西郊廣開暑襪店百餘家，合郡男婦皆以做襪為生，從店中給籌取值』。僅從織布、鞋與做襪這三項產

業來看，也不難想見當年此地經濟的繁華了。

經濟迅速崛起帶動了教育的發展。上海地區在歷史上歷來有重教育的傳統，自西晉陸機、陸雲以來，松江地區人才輩出，若加上寓居者，松江著名文人的數目更是可觀，而且在總體上呈現出遞增的趨勢。這些人才本來就是雄厚的教育資源，自明以降，此地又廣開學校與書院，教育更顯示出一派興旺發達的景象。此外，考察上海地區科舉狀況時，還可以屢屢看到父子、兄弟甚至祖孫幾代接連出進士或舉人的現象，這實際上是家族教育繁盛的標志。教育發達導致了上海地區人才的大批涌現，相應地，他們的著述與記載使上海地區的歷史文獻也極為豐富，它同樣是我們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由於『上海』一詞出現得較晚，人們對上海地區悠久的歷史與豐富的文化遺產缺乏充分的認識，直至今日，上海地區的文獻尚未得到系統發掘與整理，而由於缺乏統一的組織與規劃，要發掘與整理也實在是不易之事。這些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只有孤本深藏於圖書館或博物館，有的甚至只是手稿。學者們難以得見，它們的價值的開發與利用談何容易。這類例子舉不勝舉，如上海的豫園舉世聞名，可是人們一般知道，當年建造豫園的潘允端還留下了一部《玉華堂日記》。四百餘年來此書一直只有手稿存於世間，這八冊手稿中含有大量有關明末（特別是上海地區）政治、文化、經濟等諸方面的珍貴資料，但它被當作鎮館之寶而珍藏，外人不得閱覽，遑論整理與出版。誰都知道，只有手稿存世是十分危險的事，萬一有點什麼閃失，就會帶來永久的遺憾。

即使只以近代論上海，那么自開埠至民國初年的半個多世紀里，這個城市迅速成為新的經濟、文化中心，這裡聚集了大批有為之士，既有傳統的，也有新型的，同時還有相當一批由傳統向新型過渡

的，他們以不同的體裁與筆法，從方方面面記錄了上海日新月異的變化，而隨着西方新聞觀念與先進

印刷技術的傳入，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報刊雜誌又爲這些人的著述提供了新形式的載體，而這類著述因戊戌變法、庚子國變等重大事件的刺激，更呈現出加速度增長的態勢；上海同時又成爲西學東漸的據點，歐美傳來的西方思想文化從此處向四處輻射。這一時期文獻的數量之多幾可以浩如桴海作比喻，由於上海在中國近代發展歷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它們的學術價值與現實價值也都是不言而喻的。現在『上海學』研究不是備受海內外關注嗎？如果沒有相關文獻的整理出版，這個『學』的基礎又在哪裡？即使從最實際的功利意義而言，這方面文獻的系統整理，可使上海政治史、經濟史、風俗史、文化史與文學史等直接爲上海經濟建設與精神文明服務的專著或研究報告的編撰，解決原始資料匱缺的矛盾。然而，盡管這類文獻的問世距今只是百年左右，但由於得不到系統的整理與出版，人們對此了解甚少，甚至還不知道它們的存在。在這樣的基礎上寫出的近代史或近代的各種專門史，至少是粗疏的，有闕遺的，與歷史真實有距離，甚至是與史實不符。目前的這種缺憾不僅是學術意義上的，因爲誰都知道，這一大批文獻的整理與開發，對於今日的現實，實可起到極其重要的借鑒作用。

其實，早就有人認識到整理上海文獻的重要性。上世紀三十年代，柳亞子先生主持上海通志館時曾打算系統整理上海文獻，經着手進行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後因抗日戰爭爆發，此事被迫中斷。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當時的上海市文管會副主任方行先生的主持下，也曾有過整理出版上海文獻的規劃，當時定下的書名爲《上海文獻叢書》，但由於出版經費籌措艱難，出版了五種文獻單行本後即告中止。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隨着上海的迅速發展與『上海學』研究的崛起，學者們又重新提出系統

整理出版上海地區文獻的要求。我任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時，方行先生曾幾次與我談起上海文獻的整理出版問題，希望華東師大古籍所能承擔起這項工作，他還交給我一張書單，上面開列的文獻有屬手稿未刊的明末清初時的《侯岐曾日記》，屬增訂未刊的明末清初時的《釋柯集》，屬手稿未刊的清同治時的《張文虎日記》、辛亥革命前後的《蔣維喬日記》等，這些都是十多年前曾經準備整理出版的文獻。方行先生負責上海文管工作期間，曾為上海地區的文物、文獻搶救，大量的心血，也為中共「一大」會址的找尋作出過積極的貢獻，但他晚年整理出版《上海文獻叢書》的願望終未能實現，這是件十分遺憾的事。眼見有的省投入人力財力編出《嶺南叢書》、《長白叢書》、《安徽文獻叢書》等大型地方文獻叢書，經濟飛速發展的上海在這方面顯然是落後了。

接過方行先生的那張書單後，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就開始爭取各方支持，盡可能地整理出版一些上海地區的文獻。首先，須得復那些底本，這就得向珍藏者繳納使用費，這筆開支相當可觀。方行先生曾苦笑地告訴我，當年那些文獻入館時，都是經他批，甚至是他親自經手的，可是後來當他準備整理出版《上海文獻叢書》時，數目不小的底本使用費使他十分為難。此事說來極具諷刺意味，却又叫人奈何不得。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有的是功力深厚的學者，古籍整理是其專業與強項，但我們缺的是錢，繳不出底本復使用費，就根本談不上古籍整理。幸好，我們的計劃得到安平秋、章培恒等先生熱情鼓勵，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批立項，上海圖書館也以降低底本復使用費的方式給予支持。不過，有時即使有錢，仍然無法辦事。如鑒於潘允端的《玉華堂日記》四百餘年來只有一部手稿傳世，整理出版已帶有搶救性，故而我們將它列為首選目標。可是不管怎樣費口舌或托人

說情，上海博物館的某負責人就是堅持鎮館之寶不得入外人之眼，底本復 使用費付得再多也不行。對此，也只能徒喚奈何了。

文獻整理不是易事，但整理後能否出版則更令人犯愁，因為出版社因經濟指標的壓力一般不願意出版文獻之類的書籍，而出版無有保證，自然又會影響文獻整理者的心緒。我們曾想爭取各區縣的支持，也確有過成功的例子，如戴揚本先生整理的《珠里小志》與《圓津禪院小志》，就是青浦區朱家角鎮資助出版的；對朱家角鎮來說，此為開掘本地歷史文化內涵之舉，對發展當地旅遊事業顯然是有益的。不過，

是各區縣主政者都對本地文獻的整理出版表示熱心，收錄明初至明萬 間四百六十八名雲間人物傳記的《雲間人物志》的遭遇頗能證明這一點。自萬 三十四年（一六 六）起，李紹文『采擷遺編，諏咨故老』，《剔蘚殘碑，拂塵敗簡》，六年來『夏不辭乎汗雨，寒不憚夫手龜』，終於完成了這部書稿。『雲間』是指當時松江、上海、青浦諸縣，其中含後來析出的奉賢、南匯、金山諸縣，即今日上海地區南半部。李紹文為編撰此書曾采擷了百餘種當地的文獻，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後來已散佚，它們實賴此書而傳。李紹文作傳時，感慨於『拘於爵位而不得立傳』，於是有意為一些非官宦、無功名的平民立傳。此書立傳尤重於嘉靖、萬 間，這正是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化之際，而全國又以蘇州、松江兩府為甚，於是此書可使人們從一個側面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雲間人物志》問世後即受時人推崇，清初李延 著《南吳舊話錄》也曾從中采擷素材（『南吳』指上海地區）。然而，此書明刻本早已失傳，幸虧尚存一部清乾隆間抄本，今日才能知道此書內容及其重要性。筆者曾建議松江於二一年舉行慶典慶祝建縣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同時整理出版《雲間人物志》等文獻，以開掘本地歷

史文化內涵，這實有益於今日經濟的發展。慶典計劃被採納了，但文獻整理的設想却遭冷遇，那部已成孤本的抄本等待刊印行世已達兩個半世紀，它也只能再默默地等待下去。

《張文虎日記》的命運曾也如此。張文虎因學問淹博，精於校勘而名噪一時，曾國藩曾以『大江南北惟此一人』為贊，籌辦金陵書局時力邀他人局。張文虎後以『天目山樵』為名評點《儒林外史》，更是風行一時，可稱得上是清末海上名人。他的日記不但記載了金陵書局校勘、出版書籍的活動以及各類考證和批評，而且還描繪了同治間重大政治事件和社會動態，如朝廷重大事變、官場人事變動、太平軍餘部、捻軍與清兵的交戰，以及清朝官員與外國人的交涉等。這部日記對南京被攻克後一片凋敝景象，後又如何逐漸趨於繁華有相當具體的描繪，對該地區風土人情與街頭巷語、社會逸聞也多有記述。這些內容涉及面廣，可信程度高，對於研究史學與文學的讀者都均有裨益。由於張文虎是南匯周浦鎮人，筆者對手稿作整理後，曾希望南匯主政者關心這位家鄉名人日記的出版，然而始終未有音信。後來，上海書店出版社的金良年、完顏紹元先生得知此事，他們深知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與《張文虎日記》手稿的價值，^二 一年十二月出版了此書。

與上兩位先生相仿，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周絢隆先生同樣熱心於古籍的整理與研究。^二 二年末，我與他相聚於山東曲阜，同居一室。吟聊時，我談起《雲間人物志》等文獻的遭遇，不勝感慨。我意只是發泄一下胸中之憤懣，未料周君却是聽者有意。周君回京後不久，即打電話告我，他上報出版一些上海地區稀見文獻的計劃已獲社里批，又爭取到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出版資助，書名則定為《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此書確為『稀見文獻』的集，內收劉永翔先生整理的明李紹文

所著《雲間人物志》與清初蕭中素所著《釋柯集》、王貽暉先生整理的《侯岐曾日記》、黃糲先生整理的清孫文川所著《淞南隨筆》與嚴文儒先生整理的清毛祥麟所著《三略 編》，後三本均為從未刊行過的手稿本。侯岐曾是明末人，因抗清被殺，他的日記手稿能保留至今天實屬不易；《三略 編》與《淞南隨筆》都是近代上海文人的筆記手稿，其中關於上海開埠以來的各種記載都是珍貴的史料；而且以上文獻原多為稿本，僅從保存角度而言，這也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

這些文獻從規劃整理到今日出版，其間已相隔了好些年頭，但與已作整理却一直被束之高閣的文獻相比，實在仍算很幸運的。與許多文獻整理研究者一樣，華東師大古籍所的先生們甘於寂寞，安於清貧，他們一直勤奮地工作着，因為是知道自己弘揚優秀文化遺產的努力有益於國家與民族，他們所希望的，只是工作的成果能得以出版。在有些人看來，這一願望實在是很可憐的，因為與當下許多工程的投資相比，出版所需只是很小很小的零頭。然而，就是這小小的零頭，難倒了不知多少學者。我們不是要繼承弘揚優秀的民族文化麼？不是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麼？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所謂『硬』，就包括領導的重視，而所謂重視，就包括應有適當的投入，因為事實已經證明，僅靠精神，是無法建設精神文明的。

今天，上海迅速發展的經濟形勢十分喜人，可是迄今對上海地區極為豐富的歷史文獻未作系統的整理出版，確地說，尚無整理出版的規劃，是一種極不相稱的缺憾，而經濟的發展越是迅猛，這一缺憾將顯得越發突出。為此，我們願借《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出版之際，就此問題再作一次呼吁，對
人民文學出版社表示感謝。

目 录

前言·····	陈大康（一）
---------	--------

雲間人物志·····	〔明〕李绍文著 刘永翔校点（一）
------------	------------------

釋柯集·····	〔清〕萧诗著 刘永翔校点（二七一）
----------	-------------------

侯岐曾日記·····	〔清〕侯岐曾著 王貽 曹大民校点（四七五）
------------	-----------------------

淞南隨筆·····	〔清〕孙文川著 黄 王顺校点（六四五）
-----------	---------------------

三略 編·····	〔清〕毛祥麟著 严文儒校点（七七一）
-----------	--------------------

云
間
人
物
志

〔明〕

李紹文
劉永翔

校點 著

云间人物志目录

前言	刘永翔	(三六)
王圻序		(四)
许乐善序		(四二)
自序		(四三)
云间人物志凡例十条		(四五)
引用书目		(四七)
第一卷 洪武至天順間人物		
何子潤潤		(五)
钱庆餘全衮		(五一)
石璞		(五一)
袁景文凱		(五一)

曹元博宗儒	·····	(五二)
管时敏訥	·····	(五二)
陆尚訥宗善	·····	(五二)
子愚哲	·····	(五二)
全希贤思誠	·····	(五三)
李东蒙寬 存爱萱	·····	(五三)
莫景行	·····	(五三)
沈得四	·····	(五四)
张荣一	·····	(五四)
陈士廉	·····	(五四)
夏长文	·····	(五四)
朱沧洲芾	·····	(五五)
任薇盤勉之	·····	(五五)
俞山月永	·····	(五五)
金文鼎鉉	·····	(五六)
陈景祺禎	·····	(五六)
陆德林文旺	·····	(五七)

钱艾衲		(五七)
王 林文富		(五七)
张景辰璧		(五八)
张一鏊忠		(五八)
夏公立禮		(五八)
任季伦繼祖		(五九)
王掖		(五九)
王嘉会應隆		(五九)
陈文东壁		(五九)
谢士南		(六)
王益斋彦文		(六)
董良史紀		(六)
周彦才		(六)
顾谨中祿		(六)
陆梦鏊潤玉		(六一)
文铉鼎		(六一)
孙子奕		(六一)

